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近幾個月來，相信大家已從不同渠道得知，第15屆全國運動會（全運會）將由粵港澳三地聯合承辦，因為無論是宣傳海報、戶外大型橫額，還是全運會吉祥物「喜洋洋」和「樂融融」的出現，都在積極宣傳這一盛事。

四年一度的全運會是中國最高水平的綜合運動會，開幕禮將於11月9日舉行，距今尚有9個月的時間。此次全運會由廣東、香港和澳門聯合承辦，香港的運動員們正摩拳擦掌，積極準備，希望能入選代表香港參賽，為香港爭光。市民和體育迷們也期待能觀賞到精彩的比賽，並支持香港隊。但其實除了職業運動員外，大家也有機會以「運動員」身份參與全運會的。

在全運會的宣傳中，除了介紹正式比賽的34個項目，還特別提到群眾項目，這些項目雖然不常被詳細理解，但實際上是為各省市及地區的普羅大眾提供參賽機會。群眾項目的先決條件是非專業運動員，參賽者從未參加過大型比賽，即使曾經參加過比賽，也不能用專項再次參加。例如：前乒乓球運動員就不能參加乒乓球的群眾項目。這些群眾項目非常適合體育愛好者，如果你覺得自己在某項目上技術不錯，不妨嘗試參與。如果在香港選

全運會的群眾項目

拔賽中勝出，還有機會代表香港隊出戰，並有機會奪得獎牌。每個項目前8名將獲頒證書，前3名更可獲得金、銀、銅牌，與正式比賽的運動員同樣享有參賽證書和紀念品。

群眾比賽項目共23個，其中19個為比賽類，包括乒乓球、羽毛球、網球、七人五人足球、三人五人籃球、氣排球、毬球、輪滑、龍舟、模型、圍棋、象棋、國際象棋、橋牌、中國式摔跤、定向、空手道、門球和保齡球（在香港舉行決賽）。另外4項為表演項目，分別是健身氣功、太極拳、舞龍舞獅和廣播體操。

群眾項目大多在全運會開幕禮前舉行，乒乓球將於8月在廣州舉行，足球則於5月至8月中在佛山市進行，而保齡球則於8月在香港啟德體育園的保齡球館舉行。體育愛好者們快報名參加，展現自己的實力，真正成為代表香港的運動員，為全運會加油。讓我們一起呼喊心願口號：「我要上全運！」



●全運會吉祥物：喜洋洋（白色）和樂融融（粉紅色）。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春節親戚團拜，話題談及失聯多時的表親，他們一家來港日子尚短，年前還有見面，但近年已失聯，對方不接聽電話，又不回短訊，較接近他們的老表透露，仍然住在劏房的一家，生活捉襟見肘，住的地方擠迫，沒有閒錢社交，更沒有心情聯絡親戚，聽說最近又面臨業主逼遷。

這倒讓我留意到最近針對劏房問題的「簡樸房」新聞，政府提出全新規管政策，用「簡樸房」取締劣質劏房。「簡樸房」規定，每房最少8平方米（86平方呎）的居住空間；每房必須有對外窗戶（非面向圍封天井）；有獨立通風廁所；樓底淨高度最少2.3米；每戶須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及獨立水電錶……劏房環境有改善，提升生活質素，這是積極方面的解讀。惟法例通過及實施後，不符合規格的劏房若要繼續生存則要改建了，否則業主違規需負上刑責，可能被罰款和監禁。

業主為自己籌謀，單位改建需時，先把舊戶遷出是必然手段，相信我們的劏房戶親戚面臨逼遷，也是上述原因。業主改建單位的費用必然轉嫁新租戶，還有成本增高，業主或會退出市場。劏房有了好規管，但因此數量減少，卻推高了租金，正是劏房戶面臨的兩難局面。好的政策又衍生新的問題，劏房戶要求政府安置，要求政府介入劏房租管制……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幾代人，都經歷過天台木屋、寮屋、床位、籠屋的歲月，而劏房則是普通人最好的了，數戶共用廚房、廁所，大家互讓相處，窮人孩子在艱難的環境中逆境自強，這就是香港人的「獅子山精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困難，港英政府對基層、新移民缺少照顧政策，靠的是我們自己。身邊的親友上世紀六十年代，從內地來港投靠青山道的姨母，500呎單位住了10多人，兩母子被安置在一個下格床位，母子睡覺、吃飯、做功課就在那張3呎床上，不堪的日子，反而磨練了堅毅不拔的鬥志。今天能有舒適生活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從那些年走過來的。

經濟發展，社會富裕，追求美好的居住環境，是市民的權利，但是不可能一蹴而就，房屋建設需要長遠規劃，特別是如今嚴重財赤下，有些政策和做法，就要講求實際，按部就班。

何時告別劏房

春節親戚團拜，話題談及失聯多時的表親，他們一家來港日子尚短，年前還有見面，但近年已失聯，對方不接聽電話，又不回短訊，較接近他們的老表透露，仍然住在劏房的一家，生活捉襟見肘，住的地方擠迫，沒有閒錢社交，更沒有心情聯絡親戚，聽說最近又面臨業主逼遷。

這倒讓我留意到最近針對劏房問題的「簡樸房」新聞，政府提出全新規管政策，用「簡樸房」取締劣質劏房。「簡樸房」規定，每房最少8平方米（86平方呎）的居住空間；每房必須有對外窗戶（非面向圍封天井）；有獨立通風廁所；樓底淨高度最少2.3米；每戶須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及獨立水電錶……劏房環境有改善，提升生活質素，這是積極方面的解讀。惟法例通過及實施後，不符合規格的劏房若要繼續生存則要改建了，否則業主違規需負上刑責，可能被罰款和監禁。

業主為自己籌謀，單位改建需時，先把舊戶遷出是必然手段，相信我們的劏房戶親戚面臨逼遷，也是上述原因。業主改建單位的費用必然轉嫁新租戶，還有成本增高，業主或會退出市場。劏房有了好規管，但因此數量減少，卻推高了租金，正是劏房戶面臨的兩難局面。好的政策又衍生新的問題，劏房戶要求政府安置，要求政府介入劏房租管制……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幾代人，都經歷過天台木屋、寮屋、床位、籠屋的歲月，而劏房則是普通人最好的了，數戶共用廚房、廁所，大家互讓相處，窮人孩子在艱難的環境中逆境自強，這就是香港人的「獅子山精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困難，港英政府對基層、新移民缺少照顧政策，靠的是我們自己。身邊的親友上世紀六十年代，從內地來港投靠青山道的姨母，500呎單位住了10多人，兩母子被安置在一個下格床位，母子睡覺、吃飯、做功課就在那張3呎床上，不堪的日子，反而磨練了堅毅不拔的鬥志。今天能有舒適生活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從那些年走過來的。

經濟發展，社會富裕，追求美好的居住環境，是市民的權利，但是不可能一蹴而就，房屋建設需要長遠規劃，特別是如今嚴重財赤下，有些政策和做法，就要講求實際，按部就班。



七嘴八舌
小臻

忙碌的生活讓人特別容易忽略日子的飛逝，一班做媒體的人都特別匆忙，轉眼間已到元宵節了，家中的年花仍在盛放，團拜春茗仍在進行，年味餘韻仍在。然而今年的中國春節，令人印象深刻的傳統文化符號融入了許多活動中，感覺這個新春文化味特濃，氣氛特別和諧。

中國傳統節日「春節」去年12月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春節入非遺」的熱點加溫下，蛇年作為首個「非遺版春節」，在全球各地華人眼中特別受重視，無論是電子傳媒、傳統報紙媒體都特別將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拿出來重新推介紹給新生代認識，古老技藝躍動指尖，年輕人覺得新奇，長輩解釋就更來勁，話題多了氣氛和諧了。大家都搞非遺活動，傳統文化煥發新活力。

蛇年海內外的各種慶祝活動都融入了中國傳統藝術文化元素，從各地春晚節目內容到藝術博物館展品，文創工藝產品「非遺春節」味特濃。華人社會着重好意頭，無論過去一年過得多少艱辛，新年伊始都要將家中搞得好好睇睇，穿戴得紅紅火火，討個好兆頭，祈求來年順景，豐衣足食。連帶一些在中國生活的洋人受感染，學風俗穿華服，派利是，學

「非遺版春節」濃濃文化味

習製作紙燈籠，書寫「福」字等等。歐美國家多個華人聚居的城市在農曆新年舉辦的花車巡遊、花展、元宵、新春文化節、花燈會、舞龍舞獅表演大受歡迎，連帶一些洋人為了湊熱鬧，也會請假慶祝春節；而且規模愈來愈龐大，愈來愈多外國人喜愛中國節慶的那些風俗儀式感，紛紛投入辦年貨、買年花、貼揮春來布置家居當中；非洲留學生會跳秧歌舞扭得火熱。刺繡是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刺繡作品、工藝產品作為春節禮物；文化旅遊創意產品特別受外國人喜愛。這反映了若要令文化軟實力走出去，就從生活入手，官方重視程度增加，官民都一齊起勁共奔同一主題，成效自然會很大。做深入推進非遺保護與傳承工作，真的要全動起來，將中華民族數千年累積的寶貴的文化遺產的價值充分發揮出來。

蛇年海內外的各種慶祝活動都融入了中國傳統藝術文化元素，從各地春晚節目內容到藝術博物館展品，文創工藝產品「非遺春節」味特濃。華人社會着重好意頭，無論過去一年過得多少艱辛，新年伊始都要將家中搞得好好睇睇，穿戴得紅紅火火，討個好兆頭，祈求來年順景，豐衣足食。連帶一些在中國生活的洋人受感染，學風俗穿華服，派利是，學



●十三馬街書會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外國人也來體驗中國傳統民俗。



百家廊
若荷

昨日正月十五元宵節，到處張燈結綵，行到高潮處，點燃花燈和燭火，這個時候的月亮，才緩緩出現在天際，像一盞巨大的玉盤，圓潤高格，向人間灑來一片清輝。我站在巷口，望着那些門前挑着的大紅燈籠，思緒穿越到另一個時代。那時候，燈籠還不叫燈籠，叫「提燈」「玻璃罩燈」，裏面點的是紅蠟燭，燭光搖曳時，能看見裏面紅紅的火苗在跳舞。

那些玻璃燈籠，通體透亮，燈罩上描着金線，繪着花鳥，燈穗子垂下來，隨風輕輕擺動。有的人家用的是紗燈籠，明明市面上都沒有，也不知他們在哪裏買的。它們太美了，在冰天雪地裏，我常常看得入神，直到手腳冰涼，才依依不捨地回家。

家裏自然是買不到這樣的燈籠的。母親說，那些人家的燈籠，都是老輩子留下來的，舊年時，燈籠是富裕人家的裝飾。咱們家老輩子不是大戶人家，自然沒有這樣的東西。可我太渴望有一盞這樣的燈籠了，既然買不到，那就自己做。於是，我號召我們大院裏的小夥伴，全副武裝在我家裏做燈籠。那時候，雖然市面上沒有賣大紅燈籠的，可每到春節，報紙上面都有許多燈籠圖案，完全可以把它當成製作燈籠的模板。

首先，我用自己的壓歲錢買了紅紙，把它們按需求用刀裁開，然後就地取材，用高粱桿做燈籠骨架。高粱桿是現成的。我們蹲在院角的柴堆旁，一根一根地挑選。要選那些粗細均勻的，結疤少的，這樣做出來的燈籠才周正。選好

燈籠記

了，就由兩三個小夥伴，分別用手將高粱桿支在地上，我自己親自動手，用細麻繩將4個角分別綁紮起來，這樣就有了燈籠的模樣。這活兒看着簡單，做起来卻難。高粱桿輕飄飄、滑溜溜的，稍不留神就會散架。我們常常一綁就是半天，手指被麻繩勒得生疼。

骨架紮好了，就該糊紙了。我從舊書堆裏翻出幾張還算完整的報紙，小心翼翼地裁成合適的紙片，試着在燈架上糊了幾遍，直到手法熟練。糊紙是用麵粉現調的，用母親做飯剩下的灶間餘火做了小半鍋糊糊。母親見我這樣執拗，也就由着我去折騰。接下來，就是我們正式的製作過程。糊紙的糊紙，紮骨架的紮骨架。我們深知，紅紙貼在骨架上，要一點一點地抹平，不能有一點兒褶皺。這活兒最考驗耐心，稍有不慎，紅紙就會貼破。

等到燈籠糊好了，新的問題又來了。蠟燭該放在哪裏呢？現成的材料有紙殼，可用紙殼做燈籠的底托，將蠟燭直接放在底部，紙殼根本耐不住火烤，蠟燭在燃燒的過程中，殼子會被烤焦，如若蠟燭熔化，說不定還會被一同燃燒。我想了又想，最後找來一塊鐵皮罐頭盒，剪開做成燭台，再用細鐵絲固定在燈籠底部，這樣既安全，又穩固。

整個正月裏，我和幾個小夥伴都在忙活這件事。這事傳到巷子裏的孩子們那裏，有的用竹篾編燈籠，有的用紙盒改造，我們互相比較，互相學習，燈籠愈做愈精緻。然而，大人們始終不讓我們點蠟燭。他們說，紙燈籠太危險，一不小心就會着火。我們雖然不甘心，但也

知道其中的厲害。於是，那些精心製作的燈籠，終究沒能點亮。

但我並不覺得遺憾。每當白天，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就將燈籠掛在屋簷下，雖然看不見火紅的燭火，但在太陽的照射下，燈籠也是紅彤彤的，溫暖的陽光推動着它們，光影搖曳。我蹲在燈籠下，看着那些燈籠的影子，看着滿地陽光的碎片，心裏便湧出說不出的滿足。如今，每到過年，趁着暖陽走向街頭，到處可見售賣燈籠的小攤，無論走到哪裏，都能看到那大紅的燈籠高高掛起，或懸於繁茂的樹枝，或垂於寫滿「福」字的簷下，為元宵這個傳統的節日增添無盡的喜慶與歡樂。而且，燈籠的種類愈來愈多，樣式也愈來愈精美，有圓的、有方的、有各種各樣的名字：綵燈籠、紅燈籠、魚燈籠、花燈籠……每一盞燈籠，都傾注了匠人的心血與智慧，承載着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期盼。

到了晚上，月亮依舊圓潤，大紅燈籠依舊在富裕人家的門前盈盈搖曳，那紅彤彤的一片，映得整個街道都暖融融的。而我，早已不再羨慕那些華麗的燈籠，因為，每當看到街上的燈籠，我就會想起那些和小夥伴們一起製作燈籠的日子。在我的記憶深處，永遠高懸着幾盞製作粗糙的紙燈籠，它們從未被點亮過，卻點亮過我們的童年，點亮了我們對未來的憧憬。你看現在，豐富多彩的燈籠已走進了千家萬戶，喜氣盈門，哪一間屋子裏不是洋溢着歲月沉澱的幸福，哪一處屋簷下不是棲息着祥瑞環繞的富足呢？



象抽乾坤
連盈慧

上星期本欄在蛇年應景題材一文中，引用了鄭板橋所說的「蛇蛇」和「比蛇」，今次無意翻閱多年前讀過《新潮文庫》的叔本華論文集（先打岔說兩句，上世紀八十年代《新潮文庫》專門出版各國高級文藝學術名家中譯本，川端康成/羅曼羅蘭/馬克吐溫/毛姆等熱門作家外，卡繆/卡夫卡/尼采/齊克果等冷門作家亦在其中，可見那時代青年讀者品味與今日已大不同），所以挑起興趣談談，是因為叔本華論文集所提及的一種勇蟻，具有任何動物所無的異行，我們平日從未見過，也就湊興在這裏拿出來說談。

叔本華說勇蟻出自澳洲，當然是指二百年前的澳洲，此蟻今日是否存在或是已經滅種則不可知，查過網上資料，澳洲目前仍存在着一種全世界最大的公牛蟻，此蟻身形堪稱蟻中之王，體長3.7公分，但無提及是不是叔本華所說的勇蟻，叔本華說的勇蟻，也不是「比蛇」之勇，「比蛇」只勇於對外敵永不服輸，至死仍以正面示敵而已。

勇蟻呢，有的不是什麼做骨，反之，只勇在不知是天生有知還是無

視己為敵的怪蟻

知那副骨肉相殘的德性，而且殘的還是自己身體的骨和肉，據說萬一有人把這蟻一分為二，這蟻也不會即時死去，而且如常分體活得更加勇猛，翻過身不是找分割牠的敵人，而是頭和尾互不相認之餘，甚至視對方為冤家，追尋到牠另一半時，馬上便瘋狂展開激鬥，蟻頭勇猛到以利齒狠嚼蟻尾，蟻尾不甘示弱，即時亦展露牠天生隱藏的武器（也就是鋒利的刺針）對付頭部強敵，直至鬥到難分難解，苦戰30分鐘之久才氣絕死去，天下間哪會有這樣神奇動物。

原來與勇蟻同意識形態的動物還是有，不妨試試寫入寓言：假設這蟻幾度輪迴之後，已成為另一種兩足動物投胎轉生到某一大國，這動物還保留牠自相殘殺不變的蟻性，上身叫「民主」，下身叫「共和」。



●此蟻可曾是彼蟻？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伍采采

我時常在自己的文字裏寫到我是一個舊式的「老人」。

舊式老人的標誌之一，大抵就是不能接受過多的現代科技，亦無法與常人一般享受和享受現代科技給人帶來的愉悅感，因此至今我依舊喜歡讀紙質書，看大銀幕電影。曾有朋友批評我「冷漠」和「不求上進」，我的「冷漠」是我對現代科技的新事物漠不關心甚至遠離，「不求上進」則是不大跟隨時代的進步而進步。

今年春節假期，我在家重溫了兩部人類情感與現代科技相關的舊電影。

一部是美國科幻愛情電影《她》，這部在2013年拍攝的電影講述的是發生在2025年的故事。男主角西奧多是個寂寂無名的小作家，他孤獨而內向，事業的不順利導致他和妻子產生矛盾而分居，他因而加入科技公司的AI實驗，通過測試，科技公司給西奧多匹配了完全符合他對完美女性要求的「薩曼薩」。薩曼薩風趣幽默，善解人意，擁有普通人類沒有的智慧，西奧多很快地和她無話不談，薩曼薩用強大的學習能力和神速的進化激發了西奧多內心深處的情感，他愛上了那個看不見摸不着，只

做一個「不求上進」的人

是用聲音和自己對話的AI，以至於他得知薩曼薩同時是幾百個人的「薩曼薩」的時候，甚至感覺憤怒和被欺騙……

如今已是現實世界的2025年，而早在2022年，谷歌的一位工程師就公開聲稱他對自己正在研究的聊天機器人產生了知覺。所有的科幻故事最終似乎都能成為現實。後來有人說，過去的AI滿足了人類的物質慾望，把社交媒體變成一個爭奪人類注意力的戰場，而如今的AI，包括當下正被全球熱議的DeepSeek，都和「薩曼薩」一樣，正在和人類建立親密關係，可以替人類去做除吃喝外的幾乎一切事情，當然，它也能替那些享受它「貼心」幫助下的人類安排如何吃喝，甚至如何思考。

另一部拍攝於2017年的日本家庭喜劇片《生存家族》裏沒有AI。城市停了電，手機用不了，電腦用不了，班上不了，交通完全癱瘓……電足足停了2年，人類只能離開城市，四散去往鄉村，用幾近失去的原始生存能力努力生存下去。主角一家因此才在漆黑的夜晚看到了星空，回到了人類真正賴以生存的自然之中，在沒有手機的影響，只能抬起頭看對方的時候，尋回了家人間原本應有的愛。

在與機器人有關的電影《終結者》和《黑客帝國》裏，機器人都正在消滅人類和控制人類，令人看了心生恐懼。而《她》的故事結尾，「她」並不屑於消滅和控制人類，人類於「她」而言，不過是「她」汲取智能養分的一個圖書館，「她」汲飽了養分，便選擇消失，離開人類，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我與朋友聊天時最常說的兩個問題是「你想要什麼」和「你在幹什麼」。與無所不能的AI相比，這大概是兩個近乎弱智的問題。因為，人類想要吃好一点，就發明高科技的食物，把自己吃病了，然後發明高科技的藥物和醫療器械去挽救自己；人類想跑快一點，就發明飛機，比飛機還快的高鐵，然後嫌交通工具快，嫌生活節奏快，又喊着要回歸「慢生活」；人類什麼都想要多一點，就大量生育，大量破壞性地攫取和爭奪自己棲身地的一切資源，然後人口多了，資源被破壞了，也不夠用了，便升級破壞和爭奪的能力……如此惡性循環，每一個時代的本質都大同小異。AI不知道算不算惡性循環中的一環。

作為一個舊式的「老人」，我願意一直地「冷漠」和「不求上進」。



欣有靈犀
王欣

午夜，又忽地夢見自己初中的好朋友冰，她還是一頭幹練的短髮，笑容溫暖，說起話來，眼睛經常眯成一彎彎刀月。

自大學畢業後，冰去了北京，我來了香港，大家各自忙碌，就再沒有聯繫，漸漸地竟失了彼此的音訊。近幾年，我嘗試用以前的QQ聯繫她，打了她曾留給我的手機號碼，發信息給她，都沒有任何的回應。我還找到曾經的同班、同校同學幫忙一起找，都沒人能找得到她。

不禁悵悵，一個曾經那麼親密的年少好友，就這樣在生活裏消失，尋找她就像大海撈針一樣，可能此生再無機會見到。當然，或許我沒有出動更大的人力物力去找，因為生活忙碌，也沒有更多的精力去專注此事了。只能一切隨緣。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大詩人杜甫曾感慨，摯友之間的人生軌跡動輒如參、商二星，此出彼沒，卻不得相見。

一生中有多少人走進過我們命運的軌跡，卻又悄悄地消失？

我的小學同桌情是我小學時代最親密的朋友，但中學之後就疏於聯繫，之後大家結婚生子，也不在同一城市，偶有在微信上寒暄一兩句。細細回想起來，我們最後一次

夢裏花兒落多少

見面竟是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了。雖然我仍有情的徵信，只要一個信息，我就可以和她聯繫上，但長時間沒有聊過天，已漸漸沒有再去找她的衝動。

「我們永遠都做最好的朋友，好不好？」我還記得我和倩一起說過的「誓言」。現在想起來，卻是那麼的天真、幼稚。但同時也感恩，當時的自己，能擁有一個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陪伴着自己度過幾年的童年時光，分享許多歡笑和淚水。

後來的高中時期我又有了閨蜜小琪，幸運的是，我和小琪雖相隔天南地北，但幾乎日日聯繫，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會向彼此訴說。相識相知了十幾年，假期難得見上一面時，兩人抱着枕頭聊天到深夜，再一起聽老歌，說到好笑的事情，笑到眼淚都流出來。

「這世界有那麼多人，多幸運我有個我們。這悠長命運中的晨昏，常讓我望遠方出神。」

人生的每一段，都會有個「我們」或者一些「我們」，而隨著命運齒輪的轉動，「我們」又在不斷地變換角色，可能是戀人，抑或是朋友，甚至是親人。「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有一回並肩坐在桃樹下，風兒在林梢，鳥在叫，我們不知怎樣睜開了，夢裏花兒落多少。」